

四处许诺难以兑现 多方挑拨搅动局势

英国“三舌外交”为中东埋祸根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协约国列强之间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出现分歧。英国面对战场压力和盟友之间的关系，选择同法国、沙俄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，达成不同的战后瓜分意向。这些历史之中的仓促选择，对后世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日本学界称英国此举为“三舌外交”，讽刺英国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。



1921年，耶路撒冷发生冲突，英国军队出动装甲车维持秩序。

协约国列强都对奥斯曼帝国“有想法”

沙俄希望获得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高加索地区，并且打通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通道，让自己的舰队可以在地中海畅通无阻。

法国对奥斯曼帝国虎视眈眈，尤其希望获得其治下的叙利亚地区。这一区域同法国南部的商业社团关系密切，且很多叙利亚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，很早就到法国宣传阿拉伯民族独立思想，呼吁法国支持他们脱离奥斯曼帝国管辖。

英国对奥斯曼帝国也有自己的想

法，19世纪以来，英国保守党一直希望扶持奥斯曼帝国，阻止沙俄舰队进入地中海威胁英国航运安全。但英国自由党掌权后，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较大变化，在宗教情感上，英国自由党政府更同情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，批评奥斯曼帝国对少数民族的排斥。

与此同时，一战复杂的战况更加让英国“陷入头脑风暴”。一战期间，列强之间的战斗充满不确定性，奥斯曼帝国是英国、法国和沙俄的强劲对手。战争初期，奥斯曼帝国不仅成功

顶住了沙俄军队的狂攻，还长期将战场前线稳定在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半岛东部，极大消耗了沙俄的战争资源；在加里波利登陆战期间，奥斯曼帝国曾将英国、法国等协约国的约50万军队限制在土耳其海峡，让协约国损失惨重。

此外，奥斯曼帝国君主拥有伊斯兰世界“哈里发”的头衔，在宗教法理上能够“一呼百应”，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起兵，威胁英国在印度、埃及的统治，以及沙俄在中亚和高加索的统治。

“四处出击许下诺言”

为了拉拢盟友，赢得战争，英国在一战期间“四处出击许下诺言”。其中最为重要的3个就是：英国和法国签署的瓜分奥斯曼帝国亚洲部分的《赛克斯-皮科协定》，英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《麦克马洪-侯赛因通信》，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“民族之家”的《贝尔福宣言》。

1915年至1916年，英国和法国举行了多轮谈判，最终英国政治家马克·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·乔治·皮科作为代表签署协定。“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”网站报道称，1916年5月，两名外交官在一张1平方米大小的地图上用一支笔画出了边界——这条线从摩苏尔画到海法，将中东划为两大部分，北部地区归法国管，南部则归英国

管。巴勒斯坦成为共管地，法国、英国、沙俄各管一部分。

而为了应对1915年前后奥斯曼帝国军队对埃及的威胁，英国希望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阿拉伯人能够起兵。在此背景下，从1915年至1916年，英国驻埃及的高级专员亨利·麦克马洪同阿拉伯半岛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之间通信10封，英方许诺帮助侯赛因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。

随着一战进入1917年，英国国内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。为了动员更多在英国的犹太人参军入伍，同时希望国际犹太财团支持英国，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去信给英国犹太人领袖，表示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”，但是同时要求“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”。

美国“禁酒令”反助长黑帮盛行

提到美国20世纪的黑帮势力，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臭名昭著的“纽约五大家族”、手眼通天的“黑手党教父”。但其实在距今100多年前，美国所谓的“黑社会”不过是一些街头零散的犯罪分子。真正让美国黑帮“发展壮大”的是1920年至1933年的“大禁酒时期”。贩运私酒产生的巨额利润让美国黑帮空前“团结”，一群乌合之众为了共同的利益开始“有组织犯罪”。

据英国《卫报》回顾，1920年1月，美国“禁酒法案”正式生效。当时的掌权者认为，禁酒可以起到“净化城市”的效果，进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，但“禁酒令”无法抑制各界对酒水的旺盛需求，反而导致地下非法酒水行业快速形成。

美国本土黑帮团伙因此获得了“前所未有的发展之机”，他们本身从事的就是不法生意，几乎没有“入门槛”。历史学家称，美国帮派在“禁酒令”之前需要攀附腐败政客，以换取保护伞，他们平日敲詐勒索，非法获利，有时候还直接为腐败政客“干脏活”，“禁酒令”刚刚颁布，芝加哥一列货运火车就被劫持，黑帮分子抢走价值10万美元的威士忌；盘踞在大城市的帮派则提前备好“可供数周”的存酒。

之后，各帮派雇用经验丰富的酿酒师，暗中经营“地下酒吧”，甚至买通市民，在家中偷偷酿酒供货。帮派经营“地下酒吧”的方式与经营赌场差不多，顾客上门后，门卫一般先透过窥孔观察一番，再决定是否开门。



1921年美国实施“禁酒令”期间，纽约市警察向下水道倒酒。

短短几年间，美国各地的“地下酒吧”大量出现。据历史学家估算，截至1925年，仅纽约市就有上万家“黑酒吧”。一些边境城市，如邻近加拿大的底特律更是成了酒水“走私胜地”，酒贩子挖空心思藏匿违禁品，货车底盘、第二个油箱、车上的暖水壶、购物提篮都是可以装酒水的地方。走海路从英国等欧洲国家运酒到美国，利润更是高到令人咋舌，一个“跑船”运送朗姆酒的走私者当年收入可达10万美元。

美国《历史频道》报道称，酒水从走私到变现有了一条完整的“产业链”，有时涉及跨州甚至跨国运作，采购、运输、分销、贿赂打点多个环节缺一不可，这就倒逼帮派分子像商人一样思考问题。

美国圣约翰大学刑事司法专家霍华德·阿巴丁斯基表示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各黑帮大佬开始坐下来谈判，磋商签订“多边保护协议”，确保违禁品经过他人“地盘”时能畅通无阻。阿巴丁斯基说，“这些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暴力分子，现在竟然能坐在一起谈论如何‘和平相处’，这就是有组织犯罪的形成。”他表示，“禁酒令”起到了“催化剂”的作用，没有它，帮派之间几乎不可能如此“协同合作”。

这个特殊的年代诞生了不少黑道“风云人物”，比如绰号“疤脸”的芝加哥黑帮老大阿尔·卡彭，就是靠贩私酒起家，据称他曾每年获利达1亿美元，仅每个月打点警察、政客的贿金就高达50万美元。

由于非法贩酒来钱实在太快，一些帮派竟然开始雇用律师和会计师，前者负责为他们钻法律漏洞，后者则协助洗钱。

一个名叫乔治·雷穆斯的律师在为酒贩子辩护的过程中发现了“禁酒法案”的漏洞，即宗教仪式与医用酒水不在管辖范围。于是他连律师都不做了，一口气买下14家酿酒厂，短短几年获利5000万美元。一些会计师会将赃款转到瑞士，“漂白”后投入到其他合法生意。

其实在美国“大禁酒”的十几年中，私酒泛滥的局面根本不受控制。到20世纪30年代，“禁酒令”更是名存实亡。当时有媒体报道称，“10个国会议员里有8个都偷偷饮酒”。1933年3月，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签署一项修正案，放开了中低浓度酒精饮料的销售。同年12月，“禁酒法案”被彻底废止。

留下更复杂的矛盾

《赛克斯-皮科协定》《麦克马洪-侯赛因通信》和《贝尔福宣言》让英国在中东的角色更为微妙。

不可否认，一战后，英国推动的一系列中东政策都在努力平衡这3个“诺言”的内容。比如英国“托管”巴勒斯坦地区，开始接纳犹太移民，但同时也希望维持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；在同

法国的关系上，赞成法国“托管”叙利亚和黎巴嫩，但同时也希望安置被沙特家族击败、北上流亡的侯赛因家族成员。

英国“三舌外交”的出发点是维持不同盟友的关系，安置不同盟友的利益，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。“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”网站报道称，《赛克斯-皮科协定》和《贝尔福宣言》的曝光

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，他们认为这是对《麦克马洪-侯赛因通信》的藐视。

而为了安抚阿拉伯世界，英国在《贝尔福宣言》之后又发表白皮书表示，“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规定不适用于约旦河以东地区。”英国的“多方诺言”在中东留下了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。

本报综合消息